

《苏三起解》《四郎探母》《西厢记》……每月总有那么几天，一些票友聚集在我家排练京剧，他们的一招一式有板有眼，或粗犷或婉转的唱腔飘出窗户，声振林木，响遏飞云……



票友，可以说是非职业演员吧。我们这些票友聚在一起互相切磋，以艺会友，不评高低，无论流派，当真其乐融融。电影《霸王别姬》里有一句台词，“不疯魔，不成活”，这是票友的真实写照。我对京剧痴迷有加，“曲不离口”，三日不唱嗓子便憋得慌，家人说我是为京剧而生的。

我父母都是京剧爱好者，小时候，他们经常带我到天蟾大舞台看戏。我的祖母也是戏迷，不管剧院演出京剧、沪剧还是越剧，都经常带我一起去看戏。跟着祖母看戏有三个好处：第一个好处是每次看戏都有零食吃。几个小时下来，边看边吃，比独自呆在家里开心多了。第二是可以免票看戏。那时剧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小孩子可以由大人带着进场看戏。第三个好处是增长见识。红脸的关公、白脸的曹操，或好或忠，或美或丑，一看脸谱便一清二楚。我那时很调皮，常常钻到后台去，好奇地看演员们化妆，壮着胆子摸一摸他们花花绿绿的戏服和闪闪发亮的头面，既新奇又兴奋，心里想着长大也要去演戏。每次看完戏回家，我总喜欢在祖母面前比三划四，哼东哼西，向她“汇报演出”，祖母看得拍手哈哈笑，说：“这丫头，倒有唱戏的天分。”

后来我渐渐长大，终于到了该掏钱买戏票的年龄。那时一块粢饭糕5分钱，一个大饼3分钱，一张戏票最便宜也要2角钱。为看戏，我夏天不买冷饮吃，冬天不买烤红薯，连早饭也能省则省。大人让我买粢饭糕，我却买大饼，只为省下2分钱。就这样，积起来一些零用钱，我就可以带了弟弟妹妹到天蟾大舞台买三楼戏票去过戏瘾，真是如痴如醉。

我有一位姑父是高级工程师，唱京戏是他的业余爱好。每逢星期六，他都要在家里举办有二十多人的票房（票友聚会），当时有很多名演员和名票友经常到他家去排队。出于对京剧的爱好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我每周六都要看他们排队，每一个招式，每一声唱腔，都深深吸引着我。虽然那时我只会看戏，不会唱戏，但幼小的心灵里却种下一棵“小戏苗”，长大后最终与京剧结缘。



■ 中学时代的“小铁梅”

口述 金碧钰
撰稿 刘士成 屠仕超

京剧票友的美丽舞台梦



■ 金碧钰饰演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

一 文艺会演《红灯记》

“文革”期间，我进入初中，学校里有位语文老师，也是京剧迷。他拉得一手好京胡，并且常把同学们凑在一起学戏。我们一些同学每周五放学后就到老师办公室一起吊嗓子，学唱京剧。我们非常认真，往往学到天黑才回家。

相比其他同学，我更是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。我用省下的零花钱，跑到新华书店买塑料唱片，回家后放在留声机里反复学唱。为着一句唱腔，我可以花几小时反复琢磨，力求模仿到位。嗓子唱得冒烟，喝几口凉水，又重新引吭高唱。我的亲戚朋友中，有人认识京剧演员，我常请教他们，这让我的演唱水平提高不少。

那时候，“样板戏”天天在广播、电视里播放，所以我放学回家，做完作业就学起“样板戏”。广播里只能听到唱腔，电视却声画合一。那时家里没有电视，为了能看电视，我常常跑到亲戚、朋友的单位里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不管路途再远，只要有会，我都会去看，边看边模仿。

8部样板戏里，我最喜欢《红灯记》，里面几乎每个角色的唱段都能倒背如流。有时候走在路上，听到李铁梅的唱段，神经立刻会吊起来。一次校园文艺庆

祝会，使我第一次获得登上舞台的机会。

那是国庆节前夕，学校要召开文艺庆祝会，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你唱腔不错，文艺庆祝会就给大家唱个《红灯记》李铁梅的唱段吧。”听说要登台演出，我心里难免有些恐慌，万一演砸怎么办？语文老师拍拍我肩膀说：“别紧张，到台上还是在在办公室一样，我给你拉京胡伴奏。”

文艺庆祝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，台下黑压压坐着近千名师生。轮到我上场了，清清嗓子，整整衣服，我缓缓走到台上。语文老师已经端坐在那里，拿着京胡微笑着望着我。我定定神，向他轻轻点下头，熟悉的京胡声便悠然响起，我顿时进入了状态：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……”我越唱越动情，澎湃的感情又带动身段，一个英姿飒爽的“小李铁梅”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最后，我的唱腔戛然而止，以高举红灯的亮相结束演出。台下师生静默几秒钟后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语文老师扔下京胡，过来祝贺我：“你的小铁梅演出成功了！”热泪夺眶而出，京剧表演得到认可，我真开心啊。从此，学校每次开文艺会，都有我的保留节目。

二 拜师学戏情真切

退休后的一天，一位票友对我说：“明天陈小燕老师要来我家教戏，你也可以来，我介绍你认识陈老师。”我知道陈小燕老师是京剧大师张君秋的人室弟子。陈老师出身京剧世家，其父是江南著名文武老生陈鸿声，其姑是江南名旦陈桂兰。陈小燕从小便登台演出，功底扎实，文武兼备。她擅演张派、梅派兼工荀派戏。那天在票友家，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小燕老师。我鼓起勇气对陈老师说我“想跟您学戏”。没想到陈老师非常热情，她说：“你想学戏，好啊。我跟你约定时间，你到我家来，我教你。”

我真的到陈小燕老师家中学戏了，成了她的“入室弟子”。而让我更没想到的是，每周一次到陈老师家中学戏，我吃的都是“小灶”——陈老师只单独教我一人。我年龄大了，领悟能力不是很强，但陈老师不厌其烦，一招一式、一字一句地

教我。那次我唱《诗文会》中的“女儿家中事怎好出唇……”我唱得不到位，陈老师就给我讲解剧中“女儿家”既害羞又高兴的感情，还边唱边做给我示范。有这样一位认真负责的好老师，我的京剧水平飞速提高，短短半年时间便学会了《诗文会》《谢瑶环》中的两个折子戏。

2002年5月17日，我在逸夫舞台演出《谢瑶环》折子戏——花园会。演出前，我们几个师姐妹已经商量好了，要“抓住这次机遇”，正式拜陈小燕老师为师。演出结束后，我们在饭店摆上了庆贺宴——同时也是拜师宴。我与几位师姐妹请陈小燕老师坐下，一起向老师深深鞠躬并献上一束美丽的鲜花。那天我别提有多激动了，暗下决心，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。

正式拜师以后，老师为我们排的第一出戏便是著名的张派名剧——《西厢

三 实现了美丽梦想

作为一名京剧票友，我觉得京剧有无穷的艺术魅力。随着学业的不断进步，我学的戏越来越多，便又萌发了一个念头：自筹资金，办一场个人京剧演出专场。

举办个人京剧演出专场，演什么戏呢？经过考虑，老师和我、票友们选定了《别宫祭江》和《牡丹亭》两出张派折子戏。虽然难度很高，但却是经典名段，有品有味。特别是《别宫祭江》这出戏，在上海地区的专业剧团中，至今还没有一个专业演员演出过。为了演出成功，陈小燕老师倾注大量心血，对我们和乐队都下了死工夫。单《别宫祭江》这场戏，我们前后就磨合了两年时间。

演出所需的资金，也是这个京剧专场的“重头戏”。在爱人和儿子、儿媳的大力支持下，我自筹资金两万元，用于包剧场等费用。我听票友说，杭州一个服装市场戏服很便宜，便和爱人特地驱车赶去定做戏服。我要定做的是《别宫祭江》里孙尚香樊夫君刘备时穿的丧服。可是，对方做出来的服装衣领处竟有一圈紫色的花纹。我只得专门驱车再次来到杭州，告诉对方，丧服不能用紫色花纹，要求对方重做一件。“区区一件衣服，也要抠这么细？”做服装的师傅看到我们为了一件戏服“再下杭州”，很是不解。我笑着告诉他：“舞台无小事。”

除了戏服，头面也是很昂贵的一笔

中学毕业后，我下乡插队落户。在务农的日子里，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京剧的喜好，田间地头时不时吊几句嗓子，摆摆身段，重温京剧的美丽旧梦。

1978年，我重新回到上海，进了街道工厂工作，对京剧的热爱终于有了释放空间。每逢休息天，我会四处打听哪里有票房，一旦知道地方，必定要去过把瘾。恰好我的单位和街道京剧队是一幢楼，我就常常跑去旁听，有时还自告奋勇唱上一段，请他们点评点。一来二去，大家熟悉了，他们见我这么痴迷京剧，便热情邀请说：“加入我们的队伍吧，大家一起来学习京剧！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如获福音。自己尽管喜好京剧，但十几年来一直是自学自唱的“门外汉”，这回终能加入到“专业人士”的俱乐部了。

加入街道京剧队后，我便跟着他们一起排练，从头开始学唱传统京戏。我跟着向阳老师和夏金声老师学戏，他们十分热情，将多年来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，唱腔、眼神、身段、步法、指法、水袖、出场、亮相等每个细节，都手把手教我。

在街道京剧队学艺，不仅使我积累起一定的舞台经验，更使我学会不少戏剧：《生死恨》《苏三起解》《凤还巢》《望江亭》《状元媒》《春秋配》……后来我加入市文化宫茉莉花京剧团和虹口区俱乐部京剧团，便是这时打下的底子。

一天，有人对我说，你的特长和嗓音特征，很适合张君秋先生的张派艺术，应该专门拜位专业老师学习才是。我知道，张派艺术是一门很深奥的京剧艺术，如今自己年龄大了，要学好张派艺术还能行吗？当时我53岁，离正式退休还有两年，平时要上班，单位工作很忙，没有多余精力学戏，因此思想十分矛盾。还是爱人和儿子大力支持我，劝我提前退休。既然丈夫和儿子减免了我的“家庭经济责任”，感动之余，为了京剧艺术，我便向我所工作的银行打了报告，提出退休。

领导看到我的报告，很是吃惊。多次找我谈话，劝我再工作两年，到正式退休年龄再走。从经济上讲，我提前退休不但少得两年工资，而且退休金也比正式退休时的标准每月要少几百元，并且还要少得一定的补贴费。可是，我已决心“50岁学戏打”，于是在2001年10月提前退休了。

记》。为演好剧中崔莺莺这个角色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我反复观摩《西厢记》的京剧录像，阅读小说《西厢记》，力求吃深、吃透人物。那些日子，我仿佛已化身崔莺莺，有时在睡梦中也会突然坐起，哼出一句“晓来谁染霜林绦，总是离人泪……”

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打磨，终于迎来了《西厢记》的演出。那是2003年的夏季，陈老师和京剧院的陆柏平老师、孙美华老师及陈平等乐队老师，不辞辛劳，冒着三十七摄氏度的高温，为我们排练。陈老师还亲自为我们借服装，联系京剧院的舞美、灯光、音响等，真让我们感动不已。9月29日，在上海逸夫舞台，“陈小燕教学成果汇报演出——全本张派名剧《西厢记》”正式开演了。那天剧场全部坐满，门口还有人等票。老师亲自把场，台上精彩的演出换来观众阵阵喝彩和掌声。谢幕时，我们簇拥着老师，把鲜花献给了老师，老师也紧紧握着我们的手。我感到老师的手是那样的温暖。

花费。在上海，单买一套头面就要3000元左右。为此，我经常跑城隍庙小商品市场，买来光片、珠子等小饰品，然后一针针、一件件地制作。半个月，我做成了一个头面，省了钱，戴在头上效果也挺好。另外，还买来衣料，自制了一些戏服。

2006年11月18日，经过多年刻苦努力，我的“金碧钰京剧演出专场”终于在上海白玉兰剧场举办。上海京剧院老旦演员孙美华也来参加演出，给我壮胆，给我托戏。陈小燕老师亲自在后台坐镇、把场，众多票友、戏迷也赶来捧场。

“朝飞暮卷云霞翠轩，雨丝风偏烟雨画船……”台上唱着京剧，台下掌声雷动。我一边唱一边回忆起与京剧结缘的岁月，心里感慨万千：自己对京戏的一腔热爱，终于成就了这一番美丽的舞台梦想！

三 为京戏提前退休